

《創刊詞》

—香港第一所在大學成立的「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於2002年4月與蓬瀛仙館共同成立為期五年的「蓬瀛仙館道教學術研究基金」，用以支持宗教系（2004年9月以後改稱為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在道教教學和研究上的發展。這是在香港道教教育史上首個在高等學府裡設立的道教研究學術基金，並大大幫助了中文大學在道教研究的發展。

經過三年的努力，本系在道教教學及研究方面為香港地區的道教教育作出了具體的貢獻，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道教研究」（Daoist Studies）可說已經構成了本系在本科生及研究生課程中的核心部分之一。通過專任教授及訪問教授的努力，本系學生對道教文化的認識和理解是加深了，有些學生更發展出對道教研究的專門興趣。

在2002年至2005年的三年期間，「蓬瀛仙館道教學術研究基金」曾經資助了兩位受聘於本系擔任道教課程的全職教授及一位全年訪問教授，他們為王崗教授（2002-2003）和楊莉教授（2003-2005）及李豐楙教授（2004-2005）。在這三年期間，共有五名哲學博士班及四名哲學碩士班研究生接受了本系道教研究的專業訓練。當中，已有三名哲學博士生及兩名哲學碩士生畢業，另有四名在最後一年撰寫畢業論文的階段之中。過去三年，本系又在宗教研究的文學碩士學位課程裡，增設了以道教研究為重心的專修組。文學碩士班已有五位學生，由於獲得由「蓬瀛仙館道教學術研究基金」提供的獎助學金，而完成了以道教研究為專修的文學碩士學位。本系每年平均開設四科至六科道教課目。從授業學生的數目增長而言，本系在目前應是擔負著道教研究在香港延續發展的歷史擔子。

本系與蓬瀛仙館於2003年12月成功舉辦了「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學術研討會邀請了中國大陸、台灣、澳門、日本、星加坡及香港等地區共二十多位學者出席。此次道教學術研討會為香港及中國地區道教史的研究作出十分重要的推動貢獻。此外，在「蓬瀛仙



館道教學術研究基金」的名義贊助下，本系亦開展了道教研究叢書的出版計劃。至今，已交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了兩本道教研究的學術著作，包括：《道教研究與中國宗教文化》（2003）及《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2005）。

從上述的概括，本系深信在推動道教學術研究上已經取得相當的成果，包括增加道教專任講師，培養專修道教的博士及碩士研究生，以及學術會議和出版等三方面。這項成就在過去香港道教教育史上是從未有過的。

建立在過往三年來的合作和互信基礎之上，本系與蓬瀛仙館在進一步合作下，於2006年1月共同於中文大學成立「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目標是充實中文大學在道教教育、人材培訓及學術研究等領域確立更具多元性、前瞻性及延續性的工作。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目的兼具以下三項工作使命：一、支持中文大學的道教課程、研究、出版和學術會議；二、在香港推動普及性的道教文化教育；三、支援香港道教宮觀團體的道教文化工作。

展望未來的工作計劃，「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承擔推動以下具體的工作：

1. 道教學術研究、會議和出版
2. 推動普及性道教文化知識的文憑課程
3. 推動香港中學通識教育課程裡道教元素及核心課程，並開辦相應的師資培訓課程

通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及推動工作，我們希望在大學和中學裡都可以讓香港學生更多機會認識在中國傳統文化裡珍貴的道教文化部份。

雖然現時中文大學的道教研究得到機會發展起來，但是若只是靠賴大學經常的教育經費資助，那仍會是原地踏步或更會倒退。因此，對蓬瀛仙館為香港道教教育的遠見而提供資助及與中文大學共同合作成立「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我們深表衷心的謝意。我們十分關心本地人才在道教研究的培養問題。無可否認，香港是國際商業大都會，要培養學生對中國傳統宗教文化的濃厚興趣，就更需要從事道教教育的工作者不斷的努力和耕耘。我們相信本地優秀的道教研究人才將漸漸在得到適當的大學專修訓練而湧現出來，並貢獻香港道教界。



碑刻與香港道教史研究

—兼談「廣東道教碑刻資料彙編」的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游子安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廣東道教為主要研究面向，其中一個重點是廣東、香港地區宮觀歷史研究。本文以碑刻資料，說明這類文獻在香港道教史研究上的重要，從而帶出「廣東道教碑刻資料彙編」計劃的意義。

近年筆者往廣東、港澳地區宮觀考察，除了善書與道堂特刊，尤其著重碑刻、題匾楹聯等資料的記錄和蒐集，並寫成文章，如澳門呂祖仙院保存光緒十九年《創建澳門三巴門呂祖仙院碑序》、¹梅州市贊化宮的光緒二十三年《孚佑帝君廟碑》、²記述香港先天道善業的《沙田先天道安老院發展簡記》（1986）。³對地方道教或個別道堂歷史與演變來說，這些都是第一手資料。《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前言〉：「各地宮觀幾乎都立有碑石，這些碑石雖大多毀於兵燹，但碑文則保存於各種文集或總集里，有的收進了地方志，有的作為歷史遺跡存留至今。如果各省區都能把本地是類碑文輯出，結集成書，不特對研究地方道史，而且對全國道史的研究也提供了便利。」⁴所說甚是。

從碑刻看香港百年道教史

道教何時開始在香港流傳？因資料不足，難有確實的解答。有論述認為「在南宋時期，香港已有頗具規模的道教廟宇天后廟的建設」，十七世紀初起，「香港一帶地區，應已有道教的傳播」⁵，這樣的描述無助瞭解香港早期道教的實態，天后廟竟稱「道教廟宇」，但與道教信仰確立和弘揚又有何關係？一些著述將廟宇與道堂混為一談，使香港早期的道教發展面貌變得含糊。⁶我們還是實事求是地，香港道教的傳揚從光緒初年（即1880年代）開始，其發展的標誌是仙院和道堂的建立。早在道光、咸豐年間，廣東出現多所崇奉呂祖的「仙館」，如西樵雲泉仙館、廣州芳村小蓬仙館、清遠桃源仙館等⁷；到了清末，呂祖信仰已由廣東傳到港澳地區，光緒年間呂祖「仙院」在港澳地區相繼成立。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香港道教史，可資參考的材料並不多見；其時仙院的一手資料，皆見之於碑刻。如供奉斗姥的青雲觀，道光年間擴建成今貌。「青雲觀」匾題道光己丑（1829），觀內仍存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青雲觀住持道人所立的《送田芳名碑》。⁸但此觀正如凌雲寺⁹等新界寺觀建立緣起，與當地大族本鄉歷史密切關連，有甚於宗教的弘揚。談上道教的弘揚，要到光緒九年（1883）羅元一在大嶼山鹿湖創建的純陽仙院，以及1886年田邵邨在九龍大石古建立小霞仙院，是成立年份可考最早的道堂。純陽仙院（現名鹿湖精舍）的主要史料，見於《純陽、普雲仙院石刻示諭》：「……據該耆紳呂景輝等呈稱，在於大嶼海島之鳳



凰山鹿湖洞創建純陽、普雲仙院二座。茲復據呈，以該道院鳩工告竣，懇請再給示諭，以杜奸邪而潔仙院等情。查該紳等所請，係為尊崇道教，洵屬出自誠忱，應予照准。……光緒九年十月廿四日示。……紳士陸師彥、（人名下略）……住持羅元一等同勒石」。¹⁰羅浮山道長羅元一與紳士陸師彥、呂景輝等開山創建純陽仙院，旨以「尊崇道教」。光緒廿二年廣東梅菴善士宣道至港，創辦從善堂，奉玉皇大帝為主神，另供奉文昌、關帝、呂祖、李大仙等仙神，是香港歷史悠久的道堂之一。¹¹

羅浮山道長到港澳，除了留下純陽仙院等仙縱道跡外，又如九龍城侯王廟後山巨石，刻有「鵝」字石及「古石書鵝摹逸少，名山駕鶴迎侯王」對聯（對聯今仍存），題「羅浮山黃龍觀道人何罡祥何罡乾勒石東官黎慶堂書」，時為光緒十三年（1887）。澳門三巴門呂祖仙院亦傳自羅浮山朝元洞，光緒十七年（1891）建成，院內立有光緒十九年石碑《創建澳門三巴門呂祖仙院碑序》，此碑文對瞭解早期澳門道教信仰甚具參考價值。¹²1920年代中國社會動盪，內地道堂不少轉移或設分壇於港，如齋色園、抱道堂、藏霞精舍、蓬瀛仙館等，與羅浮山、西樵山、南海、廣州、清遠等地區的道堂一脈相承。此外，民國初年有一批晚清「遺老」張學華、陳伯陶等避居香港，潛心道教。他們的道脈傳承自羅浮山酥醪觀一系，張學華則是創辦捐助蓬瀛仙館道董之一。¹³

就二十世紀上葉來說，齋色園黃大仙祠、蓬瀛仙館、香港道德會福慶堂、善慶洞等，保存1930至1950年代多塊碑刻。其中《香港道德會屯門支會創洞原序》（1931）¹⁴、《香港道德會屯門支會碑記》（1935）、《香港道德會碑記》（1940）等都是先天道珍貴的歷史資料。以齋色園為例，園內仍保留超過十塊碑刻，如《孟香亭紀念碑》（1934年）、《重建金華分蹟牌坊及增建贈醫施藥局碑記》（1955年）、《九龍壁記並序》（1981年），對瞭解齋色園選址、創建過程及宗派源流甚有幫助。¹⁵

「廣東道教碑刻資料彙編」的計劃

談到道教碑刻資料集，不得不提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的《道家金石略》（1988），收錄漢魏六朝至明代有關道教一千餘通碑文。此碑刻資料編刊的經驗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鏡，其一是校勘，陳垣曾提到校碑的必要與困難：「抄書易，抄碑難；抄碑易，校碑難。……若抄而不校，無用也」。（陳智超〈校補前言〉）及後有《巴蜀道教碑文集》（1997），近年還有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2005）諸書。此外，有不限於道教之碑刻資料者，如鄭振滿、丁荷生編纂《福建宗教碑銘彙編：興化府分冊》、《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泉州府分冊》，先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於1995年、2003年出版；以及《北京東嶽廟與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輯錄》（2004）等等，對研究者既是甚具價值的原始材料，又可作碑刻資料彙編的範例。

廣東地區碑刻資料仍保存不少，但未見完整的輯錄。在道教的洞天福地中，羅浮山名列十大洞天中的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清遠禺峽山是道教七十二福地的第十九福地。廣東名山勝地多建宮觀，羅浮山有沖虛觀、酥醪觀；廣州有元妙觀、五仙觀、三元宮、純陽觀；¹⁶惠州有元妙觀；清遠有藏霞洞、太和洞；西樵山有雲泉仙館。有些宮觀如廣州元妙觀已被拆，剩下北宋元豐二年《廣州重修天慶觀記》等碑記；¹⁷也有些宮觀仍保存部份碑石，又或收錄於《道家金石略》、或散見於地方志等書。其中如始建於唐代天寶七年的惠州元妙觀，康熙年間知府王煥為建白真人紫清閣並刻《紫清閣白真人不立像碑說》石碑。又如酥醪觀保存乾隆《奉憲嚴禁碑》、道光九年《重修碑記》、光緒四年《重修酥醪觀碑記》及1935年《酥醪林園種梅記》等石刻。

總言之，廣東道教史的編寫，要以道教碑刻資料的搜集為起點；而碑刻資料的彙編，為廣東道教史的撰述提供主要材料來源。這是「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期以達致的目標，也是中心全人努力的方向。



- 1 此碑全文及照片，詳見拙文〈清末以來的慈善與教化：澳門地區的善堂及道堂〉，載黎明劍等《史學傳薪》，香港：中華書局，2005。
- 2 拙文〈梅州道觀贊化宮考察記〉，載於《台灣宗教研究通訊》第2期，2000年12月。
- 3 《沙田先天道安老院發展簡記》此碑存先天道安老院內，詳見拙文〈香港道教的認識——道堂文獻的蒐集與研究〉附錄一，載於《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華南研究會編，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頁76-77。
- 4 龍顯昭「前言」頁4，龍顯昭、黃海德主編《巴蜀道教碑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
- 5 黃兆漢、鄭焯明《香港與澳門之道教》，香港：加略山房，1993，頁12-14。
- 6 李桂玲編著《台港澳宗教概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280-289。
- 7 有關廣東崇奉呂祖的仙館，詳見志賀市子〈近代嶺南道教史上的「仙館」初探〉，載於《臺灣宗教研究通訊》第七期，2005，頁93-122。
- 8 科大衛等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市政局，1986，頁97-98。
- 9 可參考《道光元年重建觀音山凌雲古寺碑文》，見科大衛等編《香港碑銘彙編》，頁70-75。
- 10 《純陽、普雲仙院石刻示諭》，1883年立，科大衛等編《香港碑銘彙編》，頁189。
- 11 有關從善堂，參考拙著《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第五章第三節，北京：中華書局，2005。
- 12 此碑記亦見譚棟華等編《廣東碑刻集》收錄，但缺漏謬誤之處甚多，不可依據，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頁1027-1028。
- 13 《創建粉嶺蓬瀛仙館引》等碑記，見《粉嶺蓬瀛仙館金禧紀念擴建大殿落成特刊》，頁32-33。蓬瀛仙館1937至1981年九篇碑記資料，可參考此特刊，1982年。
- 14 《善慶洞創立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71年），頁12。
- 15 見本人主編《黃大仙區風物志》，收錄舊色圍碑文12篇，碑文年份自1926至1989年。
- 16 三元宮內還有乾隆、同光至解放後的碑記8方，見《廣州文物志》，廣州出版社，2000，頁111；道光年間與1944年碑記，及道光年間純陽觀碑記，見《廣州宗教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121-124。
- 17 詳見黎志濤〈廣州元妙觀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五本第三分，2004。

上清之外—唐代道士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吳真

提及唐代道教人物，研究者往往先把目光投向李遠知、司馬承禎、李含光等所代表的上清一系。自中唐李渤《真系》構造上清派系之後，道教史著作往往把盛唐道教描述成上清一系的興盛；又由於司馬承禎等士大夫道士多有詩文著作留世，後世道教研究者又是以文獻留存的多寡和比重來組織道教史的主要線索，便這樣的層層相因中，唐代游走於鄉間、重視道教實用知識與技術的民間道士與非上清一派的官方道士，便被遺忘了。

由於現存唐代地方民間資料稀少，作為民間儀式專家的道士的歷史事實上已經不可能重新發掘；但是上清一派之外的官方道士，如在陳垣《道家金石略》中有相關碑刻留世的葉法善、張探元、田仙寮、鄧紫陽等，他們受到的帝王寵倖絲毫不比司馬承禎們少，他們在道內取得的位階與職務，也是與司馬承禎們相頡頏的。

比如來自浙江處州府的道士葉法善（616-720）見寵于五朝君主（高宗、武氏、中宗、睿宗和玄宗），不僅在生前獲得唐代道士世俗稱號的最高級別—「金紫光祿大夫、越國公」，其去世後19年，唐玄宗又親自撰寫了《禦制真人碑》悼念之，故《舊唐書》評價葉法善：「當時尊寵，莫與為比」。

由於學界長期以來對葉法善這樣富於傳奇色彩而又不為正史所足道的道士研究不足，在研究葉法善道教活動時，學者往往希望將其套入六朝天師道的道士標準或者上

清派的標準去研究。1988年丁煌〈葉法善在道教史上地位之探討〉一文認為葉法善是「正一宗史上罕有之傳教大師」；1992年卿希泰主編的《中國道教史》將葉法善歸入以齋咒為人治病見長的洞淵派；同年Russell Kirkland “Tales of Thaumaturgy: T'ang Accounts of The Wonder-worker Yeh Fa-shan”一文則將葉法善定義為與道教教團組織毫無牽聯的方士；1993年T.H.Barrett 論唐代道教的專著 “Taoism under the T'ang” 也將葉法善歸入唐代 多因方術而著名的法師行列中。1997年李顯光〈許遜信仰小考〉認為葉法善是唐代胡慧超所提倡的淨明道門下一員；2003年小林正美《唐代の道教と天師道》一書從葉法善於678年取得「大洞三景法師」稱號這一史實出發，認為葉法善自始至終是天師道派的領袖。

可以看到，葉法善的歷史面貌之所以會出現「一人千面」的現象，仍是因為研究者“盲人摸象”，由各自對唐代道士的研究標準出發，試圖從零星的歷史記載演繹出一個想像的歷史人物葉法善。突破這種研究模式的可能途徑是，跳出以往道教研究以道內歷史和官方史書為中心的材料範圍，往道觀金石資料、《全唐文》和詩文集以及地方志中勤加查勘。如果我們將散落在浙江地方與葉法善有關的道觀資料、《全唐文》中朝廷的敕書與葉法善的歷次上表、唐傳奇文本等材料納入考察範圍，那 不僅可以呈現一個歷史實有的道士葉法善，而且還可以看到以往以上清一系籠括唐代道士這一研究標準的蒼白無力。

有關呂洞賓信仰的學術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候任博士學位候選人 李家駿

呂洞賓姓呂名巖（岳），字洞賓，號純陽子，道教信徒多簡稱他為「呂祖」，相傳他是唐末的歷史人物，而最早提到呂洞賓的資料都是五代末至北宋初的文獻，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到，呂洞賓信仰自北宋開始流行在中原各地。

通過文獻資料可以得知，呂洞賓在北宋初期已然仙踪處處，民間流傳著一些聲稱由呂洞賓創作的詩詞，有關他的事跡和傳說也被當時的文人大量記錄下來。早期有關呂洞賓信仰的學術研究，多以這些文獻為討論基礎：如德國學者Farzeen Baldrian-Hussein有關呂洞賓信仰的研究便為一例，他寫有〈岳陽與呂洞賓的《沁園春》：宋代的煉丹詞〉及〈北宋文獻中的呂洞賓〉兩篇論文，以宋代的歷史文獻及文學作品等資料為基礎，嘗試了解流行於北宋岳陽的呂洞賓信仰，在民間的多種角色及其構成的信仰特色。

康豹（Paul R. Katz）在其1999年發表的著作《仙人的畫像—永樂宮的呂洞賓崇拜》中，收集到大量十四世紀前有關呂洞賓的歷史文獻、碑刻、壁畫及道書資料，以山西永樂宮為中心點，考察呂洞賓信仰的不同面貌，及其與金元全真教的關係作出詳細探討。康豹希望綜合呂洞賓信仰的與永樂宮的歷史發展，將當時呂洞賓的信仰群體，以社會、文化等多個角度作深入的探討。

另外，日本學者森由利亞亦以呂洞賓信仰為研究課題，寫有〈宋代呂洞賓傳說試論〉、〈呂洞賓與全真教—以清代



湖州金蓋山的事例為中心〉及〈宗派與身份—《太乙金華宗旨》與清代呂祖扶鸞信仰〉三篇有關呂洞賓信仰的研究論文。除第一篇論文討論宋代文獻中有關呂洞賓的神仙傳說外，森由利亞主要透過清代歷史資料和道書，探討流行於清代道教的呂洞賓信仰。在〈呂洞賓與全真教〉一文中，她透過研究閱一得著述的道書，指出重視呂洞賓信仰、扶乩實踐的清初浙江金蓋山，所代表的是一個演變成以呂洞賓信仰為中心的全真龍門派；而在〈《太乙金華宗旨》與清代呂祖扶乩信仰〉中，她更對清代道書《太乙金華宗旨》多個版本進行研究，並發現在清代社會中，因為呂洞賓信仰被不同道派、社會階層所接受，構成了清代呂祖信仰群體一種重視扶乩的共同宗教身份。

從上述數例，我們可以看到多位學者曾以多個進路、不同資料基礎進行探討，以期對呂洞賓信仰作進一步理解。然而，仍有不少與呂洞賓信仰相關的研究課題，有待學者探索：如流行於明清道書中的呂洞賓信仰、呂洞賓信仰在清代道教不同傳統、不同地域的發展過程等。呂洞賓信仰研究的開展，對了解當代道教的演變與發展有一定的重要性。

從編寫一本 中學道教教科書講起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校長 潘萱蔚

引言

要 在中學施行道教教育，必先要有一套適合中學生的教材，但要編寫這套教材，殊不容易。

這套教材應有下列課題：(一)道教歷史、(二)道教哲理、(三)道教信仰、(四)道教經文、(五)道教故事、(六)道教與中國文化與(七)道堂簡介。

道教歷史

先言道教歷史，坊間不乏有關著作，但大都是洋洋灑灑筆下數萬言，適合大專界應用的學術鉅著，例如任繼愈《中國道教史》全書共800頁，卿希泰、唐大潮《中華道教簡史》460頁，李養正《道教概說》418頁；比較淺白的金正耀《中國的道教》亦有149頁，劉笑敢“Taoism”（陳靜譯）123頁，南懷瑾《中國道教發展史略》151頁。上述書籍，僅為通論式著作，若論專著，例如湯一介《魏晉南北朝的道教》391頁，黎志添主編《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更為洋洋萬言鉅著。要綜覽上述著作，寫出一本適合香港中學生閱讀的中國道教史已是一份極艱鉅的工作。

道教哲理

關於道教哲理，坊間著作亦大部份僅適合專門研究的人士，例如趙家焯《道教通詮》，李養正《道教綜論》、牟鍾鑒、胡孚琛、王葆珏《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呂志鵬《道教哲學》等等。道教哲學可從道教信仰提供的哲學理論來探究，亦可從哲學的一般理性思維來審視由道教而形成的宗教哲學。不論從那個角度提出宗教哲學概念，都必須談及哲學的基本論題，例如本體論、宇宙論、生命論、認識論、方法論。詹石窗在《道教哲學新論》所言，實為確論：「道教哲學不僅對道教內部的實踐活動具有指導作用，而且對教外人士的修身養性活動也有一定的啟迪價值。」（頁220）

道教哲學淵源於道祖老子的學說。姑勿論整個道教哲理，單是集中從宗教角度來研究道祖老子的學說，亦可以說是困難重重。目前坊間談論老子的書，多至不可勝數，例如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等等；但從宗教哲學方面探討道祖哲理的書，恕怪筆者淺陋，應屬極少。較為可喜的現象是近人已有很多從章句註解道祖之言，變成從哲理角度理解老子，例如戴建業《老子：現代版》、王邦雄《老子的哲學》、唐凱麟《自然與道德》、〔日〕稻田孝《老子的智慧》等等。更為可喜的是車乃亮《証悟道經：老子與二十一世紀》、中國道教協會道教文化研究所《道教教義的現代闡釋》，均試圖以現代人的觀點，介紹道德經。無論如何，能淺白地向中學生介紹道祖理論的書目前尚缺。

道教信仰

至於介紹道教信仰的書籍包括李養正《道教綜論》，牟鍾鑒《中國宗教與文化》，王卡《中國道教基礎知識》，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詹石窗《道教文化十五講》、汪桂平《道教知識讀本》等等，基本上均屬大專用書。

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熱心保護及整理者，代有其人，如



周高德《道教文化與生活》，張曉敏、屈小強、文靜《道教十日談》、邱少華《智慧之窗看老子》、王書獻《新解道教格言》均為近年出版著作，已力求措辭通俗，望能做到雅俗共賞。然而，較為適合中學高年級同學閱讀的書有羅偉國《道教的奧妙》，全書從學道、修道、得道，到齋醮、齋供、天仙、地仙、人仙、養生、養氣、養性等方面介紹道教。另外，劉仲宇《道家與道教》深入淺出介紹道教信仰。

道教經文

關於道教，不能不提道經經文，坊間能以淺白語言，介紹道教經文的書極少(除道德經、南華真經外)。本人認為李申《老子與道家》介紹《陰符經》一文，值得推薦。

道教故事

為增加年青讀者的興趣，中學課本宜有道教的故事，近年若干印刷精美的著作，例如唐那碧《道教的故事》，應對學習道教有幫助。是書印刷精美，全用彩色，加上很多彩圖，配以說故事式的文字，應可吸引年青讀者。例如尹喜說：「我知道您是一位聖人，要西行出關，已經在此恭候多時，萬望暫留神駕。」「去年十月我觀天象時，看到東方有紫氣向這邊移動，知道這是聖人行動的徵兆，所以專程來恭候你。」（頁13）文字是非常傳神。張松輝、周曉露《道教的故事》，由上古道教的故事開始，介紹到近代。劉仲宇《道教的故事》的取材標準有二：一要反映道教的若干特點，二要有趣。道教最核心的信仰是「道」，人能「得道」便成為神仙，神仙要靠修煉，亦要因道濟世，書中就是 述眾多得道成仙的故事。〔日〕窪德忠《道教諸神》介紹道教諸神的來歷、生平及特點。盧壽榮編著的《八仙》，文字生動，圖片美麗，很清楚地勾勒了八仙的形象。

王光漢《道趣百圖》以一百篇故事介紹道教人物及信仰。蔡志忠《老子說》以漫畫生動地介紹老子學說。王書獻《新解道教格言》彰顯了道教積極向上的價值觀，旨在勸誡感化世人。王心慈《老子，你在說什麼？》，用最淺顯的用語配以生活實例，介紹老子學說，最適合年青人閱讀。湯國華《道教知識》之「立德篇」，所述者，均為短篇故事，亦宜年青人閱讀。我們如能用心整理上述各書材料，在中學德育堂介紹道教是較易辦得到的。

道教與中國文化

正如魯迅說：「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致許壽裳書》。故談論道教，不能不談道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關於道教與中國文化的專著亦不少，例如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從「人們心理深層的本能與欲望」分析道教的發展，以及析論道教如何影響中國文化，是一本很有見地的書。

中華書局出版的《道教與傳統文化》，內容遍及(1)道教論壇、(2)道教史略、(3)道教與文學、(4)道教與文化、(5)道教典籍、(6)道教與神仙、(7)道教人物、(8)道教常識、(9)名山聖跡、(10)研究現狀，名家學者各就己見，專論不同環節。

汪桂平的《道教知識讀本》，內容包括(1)教義與經典、(2)歷史與宗派、(3)科儀與方術、(4)聖跡與宮觀、(5)信仰與文化，涉獵頗廣。

蘇文擢《道教在中國文化教育之要義》、葛榮晉《道家文化與現代文明》、張起鈞《道家智慧與現代文明》、楊啟亮《道家教育的現代詮釋》、樂愛國《道教生態學》、韓秉方《道教與民俗》、葉至明《道教與人生》、張曉敏、屈小強、文靜合編的《道教十日談》、均有助學子對道教文化的了解。

道堂

在中學推行任何課程，最理想是配合實地考察活動。

中國道教協會主編的《中國道教》、中國藏學出版社的《道觀游》及蓬瀛仙館道教文化資料庫的《道風百年》，相信對宮觀道堂介紹，有一定的幫助。

小結

上文所言，旨在說出編寫一本有質素的道教中學課本的需要；如無課本，學生難以修讀道教課程。一因行文時間倉促，故眾多有關道教書籍及道堂編印之書籍，也未暇翻閱介紹，例如林立人編《清靜老人》選集，強調道由人修，水準極高；二因筆者亦非研究道教學者，道學博大精深，非本人能力之所及，故上文純屬一位教育工作者，就推廣道教教育工作之困難，作一表述而已。

未來的發展

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說：「中國無道家，便如大樹無根。」《中國科技史》二冊十章）日本學者橘朴說：「要了解中國人，無論如何要先了解道教。」（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道家的思維方式、自然觀、政治觀、生命觀、文藝觀、科學觀不但對中國，甚至對世界文化亦產生極大的指導性作用。

在中學介紹道家教育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根據教統局在2004年編引的新高中課程建議，中學可從三方面推行宗教科目。

第一方面，就是在中學設立獨立的宗教倫理科。稍稍翻閱課程建議，本科課程包括倫理學、人權、戀愛、生死等等倫理哲學，亦包括其他宗教認識及對宗教哲理的體驗。課程建議並沒有列出道教教學的內容，故難知教統局的要求。坦白的說，香港有多少教師真的能處理宗教倫理學，並能對道教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呢？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學

生目前亦缺乏適合的道教參考材料。根據2005考評局提供的數字，全港（包括自修生）參與宗教倫理科考試人數僅172人，可見要發展道教成為獨立考試科目，暫時條件仍未具備。

第二方面，中學可以在通識科設一選修單元，教授宗教與社會。目前通識科課程還未有定稿，不過通識一科，講求包容性，容許不同思辯；況且因學制改變，眾多通識老師都是「轉型老師」（即原任教數理化社會等科），試問他們能否真的可以擔當「道以人傳」之責呢？老師教得不好，學生大可不讀此選修單元罷了！

第三方面，中學可以在其他學習經歷方面設立道德教育科，本人認為這方面的發展，就目前環境來說，是最切實可行的。

第一，如前文所述，道教故事，眾多勸誡感化世人的文章已經具備，不過尚欠有心人加以系統整理，以吸引學子閱讀。

第二，教育的基本宗旨就是學做人。孔子說：「仁者，人也。」《中庸》，即是如何做一個人。在西方傳統，正如Downey 與 Kelly (1978) 指出，從最早期開始，道德教育即已成為教育的中心 (Moral Edu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其實教統局就課程發展設計而言，最缺乏的認識，就是認為課程是吸取知識的手段，並把學生當作一件吸取知識的工具，把生命中的人性、理想、價值均予以否定。

宗教精神對人生有指導作用。道家所謂利而不害，為而不爭；少私寡欲；知足知止；知和處下；以柔制剛；和光同塵；清靜無為，順應自然，真的是適時的處世南針。人生不在自覺中找尋人生意義，不斷提升，只會淪為行屍走肉，虛度一生。

從歷史的回顧到對照現今香港的社會現況，很多人是不滿的，岑逸飛說：「香港教育是一場自作孽的教育災難，為香港製造一批自私自利，不負責任，只知求名求利的醜陋香港人。」《進德修業》16.10.1999《信報》；周景勳在《香港六宗教對教育的期望》序言說：「現時代的人急功近利，只求物質生活而忽略了心靈的需要，個人功利主義強，使人心失去了平衡，在思維分析、生命價值、心靈正確意義和政策方略上把握不到生活目標……不能發揮人性的善向。」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應反問自己在作什麼及應作什麼？

人必須了解生命的意義，生存才有價值，才可以延續人類的文明和文化。

本人借用宇文速《感悟老子道德經》作結：「我們人類有的多是物質財富，而缺少的就是以哲學文化為基柱的信仰。」

「老子道德經裏確有一個主義：……消滅可欲、野性基因，使人類實現理想，向著永恆邁進。」

「人類只為利益而爭鬥，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險性。以道德文化體系，從哲學的角度闡明並指點人類的走向，有益於人與人類。」（頁8）

本人是十分贊成以道教哲理通過道德課程在中學各級施教的。

茲抄錄道德經第八章為附，以為人生之座右銘：「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香港道觀與文化教育

——蓬瀛仙館的例子

香港蓬瀛仙館，創立於1929年，屬道教全真龍門派。創立初期，原是道侶潛修之所。後來，為配合社會不斷發展，除弘揚道教外，積極參與慈善、公益、及教育事業。現為政府註冊之非牟利宗教及慈善團體。

香港蓬瀛仙館本著道教慈、儉和不爭的精神，多年來熱心公益，服務社會，積極推動社會的福利和慈善事務。例如：提供免費中、西醫贈醫、贈藥；開辦幼稚園及青年自修室；成立獎、助學金；設立老人服務中心；捐款資助內地修建道觀、興辦學校等，皆是福利人群的善舉。

注重道教文化的弘揚，是蓬瀛仙館一直以來的首要工作，近年開拓的弘道工作計有：

成立本港第一個道樂團

香港道樂團是經香港政府註冊的唯一專事道教音樂編撰和演出的團體，以廣大民 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作舞臺觀賞性表演。自2001年起，道教界每年在不同的地區舉辦一次「道教音樂匯演」，香港道樂團都積極發動、參與及協助組織此項道教盛事。

建立道教文化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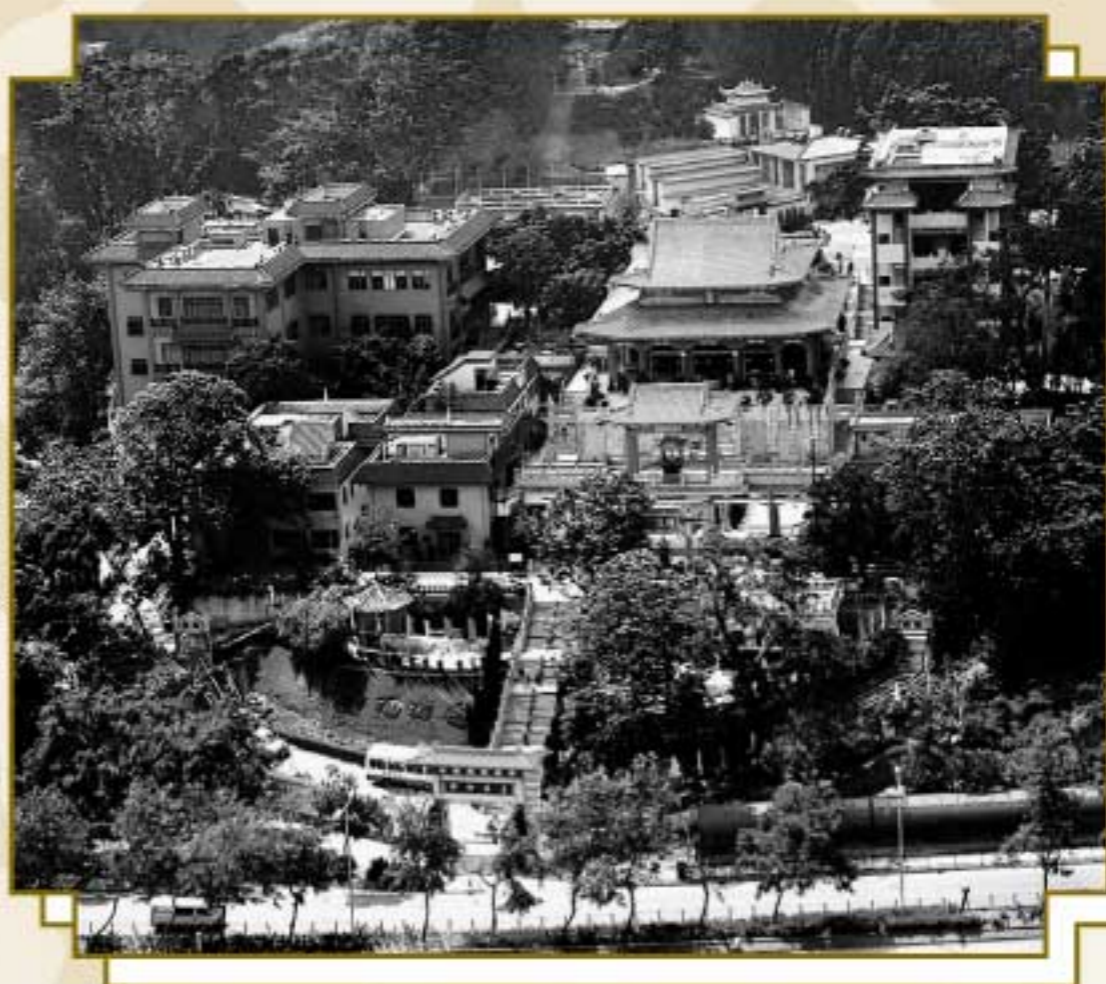
道教文化資料庫www.taoism.org.hk的建立，是運用現代科技，對外弘揚道教文化。資料庫的組成，是集國內外學者，以百科全書的編目方式，撰寫有關道教文化的專題文章，透過互聯網，以中文繁體、簡體及英文對外傳播。目前每月瀏覽人次超過五百萬，成為最重要的道教參考資料之一。

推出「道通天地」電視頻道

2003年，蓬瀛仙館與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合作，在香港寬頻有線電視台推出。一條專門、24小時播放、以生動、活潑及具娛樂性方式來介紹道教文化的電視頻道，這是有史以來的創舉。「道通天地」部分節目同時於http://www.taoist.tv 之網站播放，配合互聯網這種無遠弗屆的優勢，讓人們接觸道教文化的智慧。所謂「道通天地」，就是這個意思。

出版道教文化系列叢書

2003年10月，蓬瀛仙館與國家宗教局屬下的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達成合作協議，以多系列方式出版道教文化叢書。目的是基於道教的立場，有系統及有層次地闡述及介紹道教文化，加深人們對道教的瞭解。內容包括道教神仙、道教養生、道教善書、道教科儀、道教建築、道教藝術等等。



中心活動消息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典禮

日期：二零零六年一月四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四時正

地點：沙田中文大學行政樓祖堯堂

主禮嘉賓：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长齊曉飛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长何志平太平紳士
中國道教協會會長任法融道長
蓬瀛仙館永遠館長黎顯華道長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教授

本中心將於四月中舉行內地考察活動，如欲知有關詳情及最新消息，請留意中心網頁 www.cuhk.edu.hk/crs/dao

廣東羅浮山宮觀考察

日期：15.4.2006 – 17.4.2006（星期六至星期一）

對象：中文大學師生

人數：30

費用：約一千元（包括食宿、交通及保險費用）

行程概述： 15/4（六） 下午出發
16/4（日） 早上：惠州 - 元妙觀
下午：羅浮山 - 沖虛觀
- 酥醪觀
- 黃龍觀

晚上：住宿於羅浮山黃龍觀
早上：增城 - 何仙姑家廟

新書出版

《善與人同—— 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

作者：游子安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年份：2005年 定價：港幣36元

本書從社會史之研究角度出發，並對主要善書之撰著和出版流通源流等詳考，論述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



叢書寄售

下列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之學術書刊已出版，歡迎各界人士蒞臨本中心選購。如欲郵購，請與本中心職員聯絡。

《道教研究與中國宗教文化》

主編：黎志添

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03年

定價：港幣80元 中心優惠價：港幣56元

本書源起於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過去在道教研究上的成果，並結集了九篇有關的學術研究論文，從多個角度去了解中國宗教文化的內涵



《香港及華南道教史研究》

主編：黎志添

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05年

定價：港幣120元 中心優惠價：港幣84元

本書以中國華南地區作為地區道教考察的線軸，嘗試尋索道教在此等地區的歷史發展、演變，以及在當代的發展狀況。



研究中心組織及人事

中心委員（以筆劃為序）

李宏之先生（蓬瀛仙館副理事長）
徐守滬先生（薺色園主席）
馬梓才先生（蓬瀛仙館司理）
曹本冶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教授）
游子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湯偉奇先生（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
楊春棠先生（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監）
潘萱蔚先生（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校長）
黎志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黎顯華先生（蓬瀛仙館永遠館長）
賴品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系主任）
盧維幹先生（蓬瀛仙館永遠館長）

學術顧問委員（以筆劃為序）

田仲一成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榮休講座教授）
余國藩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榮休講座教授）
李豐楙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教授）
柏夷教授（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施舟人教授（中國福州大學及荷蘭來頓大學）
卿希泰教授（中國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名譽所長）
陳耀庭教授（中國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
麥谷邦夫教授（日本京都大學）
傅飛嵐教授（法國遠東學院院長、講座教授）
歐大年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榮休講座教授）

中心執行職員

主任：黎志添教授
副主任：游子安教授
計劃統籌：陳韋燕小姐

查詢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信和樓534室

電話：(852) 31634464 傳真：(852) 31634463

電郵：daoist@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rs/dao>

通訊出版小組

編輯：黎志添、游子安

編輯助理：陳韋燕

設計／製作：